



与君执手



忆若清风著

画倾城

(下)

那一刹那的温柔，迷乱了谁的眼？
又迷失了谁的心？
古言新秀忆若清风
大气提笔，飘泪终结
上册初心萌动
下册泪如雨下
沦陷，只因一眼；追寻，却如隔千年；
天不老，情难绝；你不来，我不老；
从水火不容到
假冒夫妻
从相互利用到
至死不渝
他说『不悔相见』
她说『生死追随』

与君拔手

画倾城 (下)

忆若
清风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沈阳·

© 忆若清风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与君执手画倾城. 下 / 忆若清风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4

ISBN 978-7-5313-4197-0

I. ①与… II. ①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32312 号

与君执手画倾城 (下)

责任编辑 崔 丹
责任校对 张 斌
装帧设计 刘 艳 梦 柔
选题策划 花火工作室
特约编辑 欧雅婷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字 数 254 千字
印 张 9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197-0

定价: 1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731-88282222

最终卷

花开花落终有结

第一回

阴谋与抉择
001

第二回

与君同急难
015

第三回

林间遇刺
031

第四回

与君生死相随
041

第五回

难得逍遥
049

第六回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059

第七回

泉的告别
067

第八回

绾发情
075

第九回

不离不弃，就好
083

最终卷

花开花落终有结

第十回

真假王妃

097

第十一回

最后骗你一次

111

第十二回

刺杀

127

第十三回

一直在你身边

137

第十四回

你的对手是我

145

第十五回

终成泡影

161

第十六回

毁掉的幸福

175

第十七回

鸿门之宴

191

第十八回

千钧一发

205

第十九回

尘埃落定

223

尾声

241

番外·回札卷

一梦浮生少年时

247

最终卷

花开花落终有结

阴谋与抉择

第一回

前厅。

厅堂廊柱左右两边各列了一队卫队，正座左边坐着素淡，右边坐着陶战，而左边上席空了一个位置出来，浮紫枫站在一旁。那个位置是留给醒夜的，可他不在，也就说明他还在昏睡中，不过这样也好，避免了尴尬；而右边空着两席，看来是留给他们俩的。

“王爷，王妃，请。”陶战起身迎了夕拾和萤火入座。

一入座素淡就先开口：“弟妹看起来很累。”

“是很累。”萤火哼道，一日之内经历这些事自然累。

“弟妹如果累的话尽管去休息就是了。”

素淡的话里话萤火还是听得出来的，萤火坐正了身子，勉强打起精神，朝素淡柔媚一笑：“要事当前，我怎么好意思先去休息呢？”

素淡小心思得逞后满意地点点头。

陶战接过话题道：“今日请各位来，是为了弄清一些问题，关于犬子，还有近日府上发生的一些事。”陶战抱拳挨个施礼，“陶某作为主人家，居然让此等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陶某实在愧对各位王爷。”

“啪啪”，陶战拍了两下手掌：“抬上来。”

眨着沉重的眼皮，萤火看见几个家丁把一口棺材抬了上来，她搞不懂这陶战是不是儿子死了就脑子搞不清状况了，居然在王爷们面前上棺材。

“犬子惨遭不幸，身为父亲，老夫深感悲痛，这孽子平常的作为得了这样的下场，也算罪有应得。”陶战痛心疾首地说。

就是活该，萤火暗笑。

接着陶战话锋一转：“但是，害我儿性命的贼匪，老夫定要将他碎尸万段，以泄心头之恨。”

啧啧，这陶匹夫真是敢说大话，说得就好像已经拿住了贼匪一样，萤火讪笑摇头。

素淡这时插上一嘴：“难道贼匪的下落陶都督已经掌握了？”

陶战瞪着红肿的眼，咬牙切齿道：“是的。”

“在哪儿？”素淡的好奇心又开始作祟了。

陶战久久不语，视线扫过堂中的每一个人。

虽然陶战把堂中的每一个人都扫了一遍，但萤火明显感觉到陶战的视线在自己身上停留得最久，莫非是在怀疑自己？呵呵，真是有意思。

素淡顺着陶战的视线猜测道：“莫非这贼匪此刻就身在堂中？”

“正是。”

陶战此言一出，目光便停在了萤火身上。

萤火对上陶战的目光，没想到陶战居然在怀疑她。

“看大家的目光，莫非是在怀疑本王的王妃？”旁边的夕拾先开了口。

萤火看向夕拾，他只留给了她一个侧脸，轮廓完美的侧脸此刻镀上了一层冷峻之色，萤火感觉得到，她被怀疑，夕拾很生气。

“陶战，你胆子不小啊。”夕拾语调轻微，却气势十足。

“逸王殿下请恕罪，陶某只……”

“恕罪？你无故怀疑本王的王妃，你让本王如何恕你的罪啊，嗯？”

“陶某并非无故怀疑。”

一语之下，整个堂子都静了下来。

大家的目光纷纷落到了夕拾身上，萤火也是，尽管她很好奇，这陶战何以说不是无故冤枉她，但是她更好奇夕拾会怎么应对陶战的怀疑。

夕拾敛起冷脸，笑对大家，泰然自若地说道：“哦，那就请陶都督上证据吧。”然后他略过了所有人注视的目光，优雅地端起桌案上的茶杯，抿了一口茶后淡淡道：“本王，洗耳恭听。”

陶战在得到夕拾同意的时候，竟愣了片刻。

片刻后，陶战又“啪啪”拍了两下手，很快堂外就跑进来几个卫兵，跪在堂中，双手呈上了一些东西。陶战看着东西，不等卫兵说什

么，先自个儿到夕拾面前低头请起了罪：“请王爷恕罪，此乃万不得已的办法。”

“又要本王恕你何罪啊？”

“陶战以下犯上，趁王爷在堂中之时命卫队搜了王爷王妃的房间。”

“然后呢？”

“然后搜出了此物。”

夕拾看也不看卫兵呈上来的东西：“此乃何物？”

“此物乃是王妃身上之物。”

萤火看到卫兵呈上来的东西，展开之后，是一件宝蓝色的外衫，正是她身上穿着的这种。萤火不太明白，呈上来这种东西做甚。

“陶都督继续啊。”

夕拾的语气太过平常，平常得看不出有一丝恼怒甚至生气的情绪。

陶战在袖口里掏了一阵，掏出来一团线，蓝色的线，递到夕拾面前说道：“王爷，这团线……”说着，陶战扯过卫兵手中的衣衫，找到了衣角的磨损处，然后一手拿着蓝线两相对比地摆放到夕拾面前，“王爷，请看。”

夕拾淡淡瞄了一眼说道：“陶都督莫非是想说，这团线和这件衣衫同出一处？”

“正是。”

夕拾轻笑，食指摩挲着下巴，饶有兴致地盯着衣衫和线团说道：“让本王猜猜。”一手点上衣衫，“这件是从本王房里搜出来的。”而后指尖又转向陶战手里的线团，“这个，是从三公子的尸首上找到的？”

“王爷所言正是。”

“哦。”夕拾像明白了什么似的点点脑袋，咂了几下嘴，又像没事

人一样问道，“这又说明了什么？”

陶战当场傻了眼，他以为说到此就足以明了了，没想到，逸王会在关键时刻装傻充愣。这样便逼得陶战要在众人面前数落逸王妃的罪名，这可是大不敬之罪。

看陶战有些为难，素淡的兴致便上来了：“按陶都督的意思，三公子的死恐怕和逸王妃有关。”

“陶都督，可是这意思？”夕拾平淡的眸子扫上陶战的脸。

“是。”陶战直言不讳道。

困得快要睡着的萤火被这些对话一折磨，睡意全无。别说杀个陶影照，就算灭掉整个都督府她也不会不认账，平白无故就想塞个罪名给她，妄想。

萤火憋着一肚子火想拍案而起，手抬起却落到了夕拾手里。夕拾温暖的手包裹住她冰冷的手，又抢在她前头开口：“就凭这些，未免太没有说服力了。”他握着萤火的手，缓缓道，“一来，这锦帛并非御用织品；二来，本王的王妃有些调皮，衣角什么的有些磨损稀松平常得很。”说着，夕拾含笑对上萤火含着怒火的眼睛，一股子宠溺之情溢于言表。

夕拾三言两语化解了萤火的嫌疑，萤火倒要看看这陶战还能上演什么把戏。

陶战叹了一口气，似乎下了一个什么重要的决心一样：“王爷，还有人证。”

“人证？”

萤火觉得这事相当玄妙，她原本就是被冤枉的，前脚拿衣服被搜出来说事儿，后脚又说有人证，看来陶战是下定决心要把这罪名安到她头上了。

好啊，她倒想看看这老匹夫说的人证为何人。



“咕噜咕噜”，堂外传来一阵车轱辘声，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清晰。随着车轱辘声一齐而来的还有两个人，一人半张脸贴着纱布，两只手也包裹着纱布，整个人倚靠在轮椅上，还有一个则站在轮椅之后推着轮椅。

“浮紫衣？花怜忧？”萤火差点儿脱口而出。

夕拾看到二人没有半点儿意外，依旧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瞥了瞥二人，道：“陶都督说的就是这二人？”

“正是。”

花怜忧给大家福身行礼之后，不慌不忙地开口道：“小女子花怜忧，是三公子的侍妾。”她说的时候，那双媚眼一直在夕拾身上来回转悠。

“你是人证？”夕拾单刀直入，懒得跟她废话。

花怜忧摇摇头道：“奴家不是，浮姑娘是。”

众人的目光又一次成功地被浮紫衣吸引，只不过这次不是为浮紫衣倾城的容貌而是为她那一身的伤。

“紫衣暂时还不能说话，但是她可以指认凶手。”花怜忧在旁解释道。

浮紫衣已经不能说话了，看来泉的毒用得很妙呢，萤火想。

看得出来，浮紫衣是强忍着痛来的，大块的纱布遮去了浮紫衣的娇颜，现在她脸上剩下的只有惊恐的两只大眼睛，里面什么都没有，除了恐惧还是恐惧。

萤火冷眼笑看着，并没有施舍给浮紫衣半点儿同情，并且她还很好奇这浮紫衣已经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究竟是什么动力能让她以这副模样出现在众人的面前呢？

思索间，萤火的目光渐渐转向一旁的花怜忧。是她吗？是她怂恿

的浮紫衣？若如此，这女人还真是夕拾断定的那种有欲望又有野心的人呢。好一个花怜忧啊！

不动声色地，萤火倒要看看，浮紫衣在花怜忧的安排下能演一出什么戏来给她看，给大家看。

花怜忧蹲到浮紫衣身旁，轻抚浮紫衣受伤包着纱布的手，很轻很柔地抚慰着她说道：“紫衣，你别怕，你只要指出那个人就好了，王爷和都督大人会为你做主的。”

好一番煽动的言语啊。

浮紫衣，你有种就指出来看看。

在众人屏住呼吸的凝视下，浮紫衣那被纱布包得和熊掌一样厚的手渐渐抬起，越过花怜忧的肩头，颤抖地直指一个人。

没错，手指的方向无疑对准了夕拾和萤火。

准确来说，就是萤火。

在那一刹那，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有细微的变化，萤火还来不及一一揣测，陶战就暴瞪着眼珠出现在萤火面前，恶狠狠地要吞了谁一样。

干什么？她不欠在场任何一个人的，谁也没有资格怀疑她。

别说陶影照不是她杀的，就算是，她也无须有负罪感，更不用被这些无关紧要的人怀疑揣测。

萤火实在无法继续忍耐了，甩开夕拾的手，推开陶战怒指浮紫衣道：“浮紫衣，你给我说清楚。”她袖口滑出的长针，随时准备再舔人血，她再也无法忍受这些莫名其妙的眼神了。

紧张时刻，花怜忧突然跳了出来，圈抱着缩着身子不停颤抖的浮紫衣，略带责怪地对萤火说道：“王妃，您吓坏紫衣了。”

浮紫衣这种人连杀人都不怕，竟经不起这一点点惊吓，这一切绝对

最终卷

007

花并夜
落林打
影

不是浮紫衣能设计出来了的。萤火问道：“花怜忧，这一切都是你指使的吗？”

萤火不知道花怜忧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确定她从浮紫衣嘴里套出了一些什么情报，但她对这样有心机有城府的女人厌恶至极。

“王妃，我想您是不是误会奴家什么了，奴家只是……”

“你给我闭嘴。”萤火冷傲的声音响彻了整个大堂，“我只说一次，陶影照的死和我无关，浮紫衣的伤亦和我无关。如果谁再纠缠不休，勿要怪我翻脸不认人。”

萤火冷肃的气质中有杀气弥散而出，这股杀气，凡是习武之人皆能感受得到。

众人的脸色各异。

而萤火才不管谁是什么脸色，转身踱步到夕拾面前，扯出一抹很牵强的笑：“我累了，想休息了。”她不想去注意夕拾的表情，此刻她只想回去睡觉，睡上整整三天三夜。

“想走？没那么容易。”陶战的噪音在萤火转身迈步的一瞬响起。

“啪啪啪”巴掌声划破了堂中的寂静，像石柱一样排列在廊柱旁的卫兵闻声，即刻出手拦住了萤火的去路。

“抓住她。”一不做二不休，陶战也豁出去了。

卫兵出手擒住萤火，她只要略施手法就能回擒住卫兵伸来的手，可夕拾在旁观看，没有做声，如果她出手的话，那他们之间的秘密是不是会全部公之于众？

一念之差，萤火束手就擒。

不言不语，不挣扎不反抗。

“啪啪啪”，一旁安静坐着的夕拾忽然鼓起了掌：“大都督好气魄啊。”听不出意味的话语。

“王爷，陶某只是为子报仇心切，还望王爷原谅。”

“原谅吗？”

陶战再次深鞠一躬：“请逸王殿下原谅。”

“如果本王不原谅呢？”

“.....”

陶战僵硬了的表情惹来夕拾阵阵闷笑：“既然大都督那么想弄清楚杀害三公子的凶手究竟是谁，本王不配合还真是说不过去呢。”夕拾低眉垂目，一丝冷笑爬上俊颜，眉眼中杀气一闪，沉声道，“但并不表示你手下的卫兵能对本王的爱妃动手动脚。”

话音未落，一阵劲风呼啸而来，转瞬即至。

“啊——啊——”擒住萤火的两个卫兵瞬间惨叫倒地。

众人惊讶间，只看见倒地号叫的两个卫兵的手腕上只插着一支箭。

只一箭，擒住萤火的两个卫兵的手腕就被射穿了，精准无误。

众人同时惊叹，这一箭又快又准，甚至让人来不及发现是从何处射来的。

夕拾笑容绽放之际，一个黑色人影也随之跪在了他面前：“参见王爷。”来人正是消失已久的暗卫之一。

“落月？”萤火对落月的突然出现大为吃惊。

“好箭法。”除了萤火，大概所有人都会觉得突然又不知所措，这里面自然包括素淡，但是他并不是对出手之人好奇，而是对夕拾做此安排好奇，“逸王五大暗卫之一，‘冷锋、小刀、落月、诗、隐’中的冷锋果然是一位神箭手呢。”

“来人不是落月而是冷锋？”萤火暗叹，素淡居然从这一箭就断定来人是双生子中的冷锋而非落月，连她都搞不清楚，素淡却知道得一清二楚，看来素淡已盯上夕拾很久了。

最终卷

009

左耳在黑暗中
寻找光明



夕拾没来由地一笑：“哎呀，陶都督，你的卫兵被本王的暗卫所伤，还请陶都督见谅呢。”

萤火轻挑眉头，她知道夕拾从不轻易出手，一旦出手绝对会让人陷入恐慌。刚才陶战给予夕拾的体会，夕拾一次性让他尝了个够。

陶战甩了甩衣袖，似有不满却也无法发作。

“陶都督不妨先让这二位下去休息，之后本王再来和你讨论凶手一事，可好？”

“罢了。”

受伤的卫兵被拉下去治疗。

而血，则溅了一地。

见清净了不少，夕拾让萤火重新坐回身边，关心地拉起萤火的手腕左看右看。刚才那些粗鲁的卫兵就是这样拧住她的手腕的，夕拾抚摸的时候生怕弄疼了，不由得轻声询问道：“可有不适？”

萤火摇摇头道：“无事。”

夕拾动作之轻柔，让萤火不由得失了神。夕拾抚摸间，萤火觉得这是夕拾特有的温柔和心疼方式，这让她原本烦躁的心，一下子就静谧了下来。

只要他愿意，夕拾也可以是待人温柔至极的。

只要她愿意，萤火便可以得到他更多的温暖。

纵然现在的情况看上去很复杂，但是萤火喜欢这样被人呵护在手心疼惜着，这样温柔的夕拾，她有点儿迷恋了，所以她也想对他勾起温柔的笑意。

确定萤火的手腕无事之后，夕拾才转回正题道：“陶都督如此想将凶手揪出来，本王今日就卖给你一个情面。”说着，他起身在堂中转了一圈，目光在每个人身上逗留了一会儿，最后定在一个人身上。夕拾极

尽温和地钩了钩嘴角道：“机会，原本有，可惜一旦错过了，就不会再来。所以，别怪本王无情。”似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谁说，而“无情”二字说得尤为重。

夕拾的笑意深邃。

而在座的人都陷入了一种莫名的氛围之中。

是谁呢？究竟是谁呢？不是逸王妃的话。

众人面面相觑之后仍然无果。

“四弟，你就别再卖关子了。”素淡已经有些不耐烦玩儿这样的游戏了。

“二哥，少安毋躁。”夕拾走到陶战跟前，指了指棺材，道，“陶都督，真正的证据还在三公子身上，可否让本王的暗卫开棺一验啊？”

还要开棺验尸？这是陶战没有想过的。

可是为了弄清儿子的死，他也顾不得这样多了，咬牙道：“王爷，请便。”说着，退了开去。

“冷锋，开棺。”

“遵命。”

冷锋抽剑而出，剑锋准确无误地插进棺盖和棺木的细小缝隙中，咯吱咯吱，棺盖被撬动着松开。

“不要——”突然一个娇小的身影冲了出来，扑在了棺木上，梨花带雨地哭述道，“三公子已经安息了，你们现在却要来打扰他的英灵，你们忍心吗？”飞扑而来之人是花怜忧，她边哭边阻止撬棺的冷锋。

没有夕拾的命令，冷锋没有半分停下之意。

见说不动冷锋，花怜忧又转向陶战，可陶战只是甩袖叹气，于是她只能无奈地跑去跪求夕拾：“王爷，请您不要开棺。”她拉拽着夕拾的衣角苦苦哀求。

最终卷

011

花开莲落
静水流深

众人虽然对花怜忧此举甚为不解，不过这一行为在他们看来或许可以理解为这女子对陶影照感情的忠贞不贰，在开棺这样残忍的事实下难免失态。

“王爷，求求您了……”

夕拾一脚踢开花怜忧，冷冷道：“怎么，害怕了？”

花怜忧呆坐在地上，哭花了的妆容让她看起来毫无优雅媚惑之姿：

“王爷，求求您了，奴家只是不想三公子的英灵被打扰啊，王爷……”

“哼！”

见夕拾无动于衷，花怜忧扶地起身，一把抱住夕拾的手臂：“王爷，一日夫妻百日恩啊。”

夕拾甩开手，啪，一个响亮的耳光打在了花怜忧的脸上。

夕拾指着花怜忧的鼻梁说：“这种伎俩一而再再而三地用你都不嫌腻吗？别再让本王听到类似的话语了。”

咯吱，棺木被撬开。

花怜忧禁受不住地瘫坐在地，呆呆地看着棺木移不开泪眼。她知道等待她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只不过，她真的没想过，夕拾会对她如此绝情。

冷锋撬开棺木之后，掏出一块白布在陶影照拼接起来的脖颈儿上抹了几抹，然后把白布在众人面前展开。

“只是一块白布啊。”素淡没看出什么来，陶战也表示没看出什么。

夕拾朝冷锋递了个眼色，冷锋撸起袖子，把白布遮掩在自己的袖子下，拿给陶战还有素淡过目。他们过目之后，脸上的表情甚为复杂，仿佛经过了什么思想斗争一样，一脸了悟的模样。